

聖母峰基地營健行記

——聖母峰藏在群山之中，四周圍都是八千公尺上下，略低一點的參天巨峰，如果不是站得很近，根本不可能察覺……

【作者速寫】黃美莉女士，榮民主眷，常隨同自空軍退伍的夫婿登山健身。曾獲「火鳳凰文教基金會文學獎」特別獎和聯合報「懷恩文學獎」優選。

去年春，我們夫妻倆參加登山會的尼泊爾聖母峰基地營健行活動，令人回味無窮。

健行隊伍一行二十六人，有十三位來自臺灣，成員是六壯士加七仙女，最年長者七十一歲，年輕者也有三十六歲，平均年齡約六旬，由嚮導

帶隊，帶領一位廚師、四位雪巴人（藏族）、五位挑夫、兩位趕牛

的兄弟，還有八頭揹著帆布袋的犏牛，大夥懷著無比的鬥志與豪情，邁進喜馬拉雅群峰中。

聖母峰基地營是山友稱的「ABC營地」，裝備在此盤整，同時進行高度適應及攀爬訓練，向來是登山健行者最景仰的聖地，有山友甚至設定為「此生必遊」的目標。

早春三月，乍暖還寒，但山徑上的登山客已經絡繹於途，且不乏外籍人士，難怪有山友形容山徑像國際觀光大道。

第三天從昆布山區的南切村走到較大部落昆瓊，傍晚住進山屋，一對馬來西亞華僑老夫婦說是第四次來，以後還會再來。稍早也曾與一對來自法國的風趣老夫婦打過照面，山屋主人說，他們預備住上一個月。

入山後，每天一大早，在臉上塗抹防曬乳液，尤其鼻子要特別抹厚；抹勻後再套上面罩，戴好遮陽帽，十足像蒙面俠，有趣極了。嚮導又再三警告交代，到達四千公尺以上山區，不要洗澡、洗頭，以免感冒；預防高山症的藥，早晚各服一粒，至四千公尺以下才可停藥。

朝聖之路，從海拔兩千多公尺高度，蜿蜒上行，雖不算陡峭，因海拔

太高，空氣稀薄，十分費勁。十幾天來，每天七至八小時山路，越過雪線，最高點就是五千六百二十三公尺的卡拉帕塔，既挑戰體能極限和耐寒度，又得防範「高山症」，也是意志力的大考驗。

四千公尺雪線之上，經年覆著白雪，沿途盡是寬闊谷地與冰原，周遭環抱六千公尺以上群峰，極目四望皆險峻，山壁彷彿被巨人持大斧劈開，數大之美，令人驚歎！

最後一段行程，在凜冽稀薄空氣中堅苦挺進，好不容易才到昆布冰河上的「ABC營地」，在凹凸不平的雪岩坡上，遍地是冰礫石。巨大冰川，高聳雪牆，幾頂黃色帳篷，錯落其間，伴著處處可見的冰塔。

很多人以為，聖母峰名列世界第一高峰，肯定是鶴立雞群，從遠處就可望見，實況卻非如此。聖母峰藏在群山之中，四周圍都是八千公尺上下，略低一點的參天巨峰，如果不是站得很近，根本不可能察覺；換句話說，即使身處喜馬拉雅群峰中，想看清聖母峰的尊容，有時仍得靠幾分運氣。

海拔八千公尺以上高峰，風勢太強，隨時可能將積雪吹飄，而且繞著峰頂轉，造成「旗雲」。當聖母峰出現在世人面前時，也經常是「猶抱琵琶半遮面」，峰頂總是飄著「旗雲」，讓它忽隱忽現。

最後一天，在戶外早餐，第一次見到日出，桌面一層薄霜，在晨霧中發亮；六壯士一臉落腮鬍，尤其大企業家李董，黑、灰、白相間的鬍子，十分有趣。

在險峻地形、天候中，深深感受到人的渺小，我們不是「挑戰」，而是謙卑地去體驗、融入。

一路上，夫婿常走在前頭取景，我則與幾位女伴墊後「漫步」，合影相片屈指可數，好在到達天波切喇嘛廟前，住高樓的鐘先生又替咱夫妻拍了照，背景是飄著旗雲的聖母峰。

夫婿喜歡山岳，行前不但勤做功課，且更新攝影器材，可惜我體能不繼，害他牽掛。第二天，即因落單、迷路，讓他來回奔波，透支不少體力。大家又因水土不服，輪著腹瀉、頭疼、咳嗽、流鼻水，幸好藥品準備充分，全身而退。

我們明知「老」早已至，居然敢「勇闖天關」前往聖母峰基地營，緣於二十年前我健康一度亮紅燈，醫囑以登山、游泳等運動健身，增進心肺功能，乃隨著自空軍退伍的夫婿李兆名登山，至今已登頂百岳，我也踏遍其中的四分之一。

有些事不宜再等，如想擁有奇妙新奇的登山體驗，那麼來一趟「ABC營地」，肯定不虛此行。

；尤其在松門突擊戰中，反共救國軍第一、二總隊於清晨登陸松門港，隨後海軍艦艇持續以砲火支援，主力部隊迅速登陸，與共軍短兵相接，趁敵退敗時，攻下老虎山陣地，並奪取松門城，計俘虜共軍百餘人，擊斃三百餘人，戰績輝煌。

直至民國四十二年胡上將卸任反共救國軍總指揮為止，計突擊大陸東南沿海三十九次，不僅讓共軍吃足苦頭，更對我後方士氣發揮極大鼓舞作用。

胡上將畢生犧牲奉獻之精神，由一句「公而忘私、國而忘家」，庶幾無愧軍人之本色。可以看出其堅貞愛國情懷。五十年過去了，這樣的精魂，並未隨著時間流逝而被遺忘，迄今駐守在東引前線的東引弟兄，仍以「忠義驍悍」軍風自許，島上「胡宗南將軍紀念館」，記載了他畢生無私為國奉獻的彪炳戰績。他的精神，實為國軍官兵表率。（本刊編輯部彙整，資料來源：青年日報）

胡上將曾參與東征、北伐、剿共、抗戰等大小戰役，忠貞愛國，

在胡上將運籌帷幄、沉

思與敬意。

公而忘私 國而忘家的胡宗南



——四十二年六月，反共救國軍首度突襲大陸共軍，八月收復南甌、北甌，發揮以一當百的氣勢……

今年二月十四日為胡宗南上將（上圖）逝世五十週年，緬懷這位以「我死則國生」的英雄典範，在國家局勢艱難之際，團結東南沿海游擊部隊，以一支驍悍善戰的「反共救國軍」，多次對大陸沿岸實施突襲，堅守防線，成就「戰死疆場、馬革裹屍」的崇高風範。

縱觀胡上將一生，自幼目睹滿清腐敗與軍閥割據，毅然投筆從戎，成為黃埔軍校第一期學生，並在國父孫中山先生「一生一世都不存升官發財的心理，只知救國救民的事業」的訓示下，展開軍人生涯。

胡上將曾參與東征、北伐、剿共、抗戰等大小戰役，忠貞愛國，

在胡上將運籌帷幄、沉



↑蔣總統經國先生當年由胡宗南上將（前右二）陪同視導前線部隊，與官兵討論當面敵情。

我是快樂老人

——多參加社區活動，如下棋、書畫、電腦等，結交志趣相投的朋友，常常結伴出遊，必然樂趣十足。

人生苦短，轉眼間數十年就過去了，《聖經·詩篇》：「人的一生，其中所留下的，只不過是一聲嘆息罷了！」為何苦短？為何嘆息？想必是活得快樂吧！

我九十二歲了，自認活得很快樂，在別人眼裡，也說我是快樂的老人，探其緣由約有四點：

一、家庭和睦：育有三男二女，各自成家立業，平時常來探望我，歡聚一堂。孫輩裡有五位已成婚，有六位分居各地，卻常在網絡上用電子郵件、視訊和臉書等方式聯繫，一點都沒有疏離感。

二、分享快樂：我與鄰居朋友常相往來，每週二在家中客廳茶聚，一起唱詩歌、講聖經故事，如挪亞方舟、約拿被大魚吞吃和摩西帶以色列人過紅海等等，並備有小小點心招待大家，鄰居羅媽媽也會做好吃的蔥油餅和大家分享。

三、培養興趣：老年人最怕的是孤單寂寞，如能多參加社區活動，如下棋、書畫、電腦等，結交志趣相投的朋友，常常結伴出遊，必然樂趣十足。

四、因病得福：老年人身體機能衰退，難免生病，我在去年四月不慎摔了一跤，傷了腰部神經，非但疼痛，之後就醫，安排做復健治療，需要耐心等候，遵照醫生囑咐，每星期復健三次，從不間斷，五個月後就可以站立，乃至行走了，雖然沒有以前行動方便，走路要靠拐杖或坐輪椅，卻得到身邊許多人的幫助，幫助我料理家務，照顧起居飲食，可說是因病得福。

人若在世一天，應該歡歡喜喜地享受生命樂趣，凡事往好處想，明天的太陽照樣升起，夜間的星光依然燦爛，只要能把握住生命的價值，在有生之年，創一條康莊的道路，無論老年少年，心靈的平安喜樂，無人可奪。

黃希玄女士（左二）常是兒孫出遊的快樂老人。

黃希玄女士（左二）常是兒孫出遊的快樂老人。

黃希玄女士（左二）常是兒孫出遊的快樂老人。

黃希玄女士（左二）常是兒孫出遊的快樂老人。

黃希玄女士（左二）常是兒孫出遊的快樂老人。

黃希玄女士（左二）常是兒孫出遊的快樂老人。

黃希玄女士（左二）常是兒孫出遊的快樂老人。

黃希玄女士（左二）常是兒孫出遊的快樂老人。

黃希玄女士（左二）常是兒孫出遊的快樂老人。

夫唱婦隨 幸福美滿

文：宜蘭縣榮服處蔡文義 圖：葛慶山

年長榮民郭章祿老先生，祖籍福建省平潭縣，現年八十一歲，當年在大陸從軍後，民國三十八年隨部隊來臺，在宜蘭結婚生子，育有五男二女，夫妻倆含辛茹苦，養兒育女，如今子女均已長大，成家立業，無奈正享天倫之樂時，妻子突因病往生，讓郭章祿一時之間，傷心不已，無所適從。



←郭章祿、孫玉華夫婦相互扶持，過著幸福美滿的家庭生活。

幸好郭老先生生性樂觀，經過一段時間自我調適後，走出陰霾，並在九十一年的巧緣際遇下，經朋友介紹，認識了孫玉華女士，交往一段時間後，兩人情投意合，經雙方子女祝福下，締結良緣；當年郭老先生已七十歲，孫女士已五十歲，兩人雖然相差二十歲，但因彼此個性、嗜好相近，且孫女士與郭老先生家人相處融洽，將其子女視如己出，盡心協助與照顧，過著夫唱婦隨、幸福美滿的日子。

郭老先生如今年高八十歲，難免偶有病痛纏身，主動陪同前往醫院就診，細心照顧，按時提醒服藥，盼其早日恢復健康。每日三餐，家務清潔打掃等工作，均善盡人妻之責，不但讓郭老先生過著無憂無慮的家居生活，且獲得同眷村鄰居一致讚賞與好評。

夫妻倆結婚十年來，彼此相互扶持、伉儷情深的情懷，足為夫妻相處之表率。

郭章祿 孫玉華



真情故事